

主 秦孝儀
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五十年來的中國

爲紀念

中國國民黨建黨五十週年而作

五十年來的中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五月初版

五十年來的中國

定價國幣
生熟料紙本肆元伍角

主編者

潘公展

發行人

鄧維康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經售處

重慶林森路九道門興華小學

重慶總經理

文	各	史	大	開	大	中	正
信	地	學	中	明	東	華	中
書	分	圖	書	書	書	書	書
局	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翻印 不准 所有 版權

國內權威學者集體創作

潘印 公維 展廉 編主

本集之編纂，旨在闡揚民族精神，激發國人之自信，故所收各書，均請各方學者，本其素心，精心編撰，全書約四十篇，分上下兩冊出版，今讀可知中華民族之精神，所寄之希望，可謂歷代文化之進之全貌，至史料之新，論之優，筆觸之美，尤足為我國現代傳記文學放一異彩，有志青年，宜一讀。

第一輯 民族偉人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黃帝	錢穆	禹	張聖英	夏	張聖英	周	公	孔	子	東方朔	東方朔	漢	宗	張聖英	明	陸	陸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管仲	王慎瑜	句踐	衛英賢	班超	善文弼	諸葛亮	祝秀俠	祖逖	易君左	武則天	藍文徵	王安石	陳昭江	岳飛	鄭德輝

第三輯 學術先進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老子	張默生	墨子	羅漢澤	孫武子	楊杰	屈原	游國恩	司馬遷	汪辟疆	班昭	朱發	玄奘	蘇淵雷	韓愈	李長之

勝利出版社發行

五十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代序）

潘公展

當這中國抗戰備歷艱險以達最後勝利，世界侵略勢力方變嚴重打擊而猶作最後掙扎的時期，適逢中國國民黨五十年的盛大紀念。勝利出版處為誌追述既往指示將來，宏揚革命光輝，促進革命事業起見，特發起籌一五十年來的中國及一五十年來的世界二書，幸蒙黨國先進及海內專家的熱心指導與贊助，使本書能如期完成，及時問世，首當其衝我們十分欣慰與榮幸。

這五十年來的中國與世界，是在驚濤駭浪與進退之中。因為演變太劇，進展太速，而且這些演進，往往從一方面而轉趨於各方面，從一時期而轉趨於其他時期，所以我們深深感覺到時代的動盪與世界的不安。

從中國來看，自從 國父五十年前創立興中會，領導革命志士，發動國民革命以來，革命的潮流隨着時代而愈高，革命的勢力突破環境而愈展愈廣。在這潮流的冲刷之下，推翻了專制，掃蕩了軍閥，滌除了社會毒藥之污，肅清了國家百年之恥。革命的勢力由一隅的根據之地而普及於全國，更由國內反革命勢力的剷除，進而參加世界反侵略的大戰。當前的抗戰不過是國民革命一個必經的階段，將來的建國也就是國民革命一種固有的職責。五十年來的中國所有當前的轉變與進步，無論如何動盪與複雜，只要從國民革命的體系下去加以體認，就能看出其動盪中的安定，複雜中的統一。

國民革命不僅是一種消滅的破壞運動，同時是一種積極的建設運動。從國民革命的建設方面觀察，在五十年來的新中國中，我們看見了政治制度的改進，外交信譽的開展，國防與經濟等建設事業的發展，社會與教育等文化運動的開展。這一切進步與發展，乃是國民革命運動下的一些流瀾。這一切文流的進展，也在互相影響，互相推動，如同政治的進步同時關係於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影響於國防，而要以國民革命為其主流。基於此種認識，故本書的編纂，在中國部份，以國民革命為全篇冠，以下則分述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教育與科學發展的情形。更就學術思想與文化方面的進展，專述一編，以便從複雜的演進中看出條理，動靜的局勢中，把握其中心一貫的系統。

我們知道中國的國民革命，自以孫中山先生創立自由為本，而其影響實及於世界；同時，世界的大勢，其影響也及於中國。五十年來的世界，是由十九世紀的末葉進入二十世紀的前期。在這時期，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思潮的發展與科學的突飛。世界思潮的發展因而形成了世界的大勢，世界大勢的所趨又釀成了世界的極端問題。五十年來的世界，有戰爭，有和平，有繁榮，有恐慌，變化萬端，進退莫測。國家與國家間互相影響，區域與區域間互相矛盾，甚至國與國間引起衝突。同一時期科學的空前進步，形成下二十世紀文明的特徵。由於工業的進步而人類的經濟得以改觀；由於交通的發展，而社會乃至國際的關係因以複雜；更由於武器的改良而在世界範圍引起戰爭。至於上述的因素，初由思潮的矛盾而引起，了世界的衝突，更因科學的進步，而助長了衝突，而演成戰爭。現代戰爭的不可避免，與其殘酷性及擴大

性的急迫危險，便由此決定。侵略的烽火爆發於中國，同時亦蔓延於世界；戰爭的毒焰點着於歐美，同時亦燃燒於東方。世界一隅的動盪，將從這幾個動盪，人類一部分的災禍，亦將影響於全體的幸福。因此要瞭解五十年來的中國，不能不瞭解五十年來的世界；要瞭解五十年來的世界，同時也不能不瞭解五十年來的中國。本書於編述五十年來的中國之後，更作五十年來世界大勢及主要國情的分析，義即在此。

本書編纂的裏面及內容的關係，類如上述。現在更擬略舉個人的幾點觀感，以就正於讀者：

現代世局的演變，雖極複雜，而歸納其主眼點，不外民族民權民生三者。誠如 國父在民報發刊詞中云：「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此三大進化的主流，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即已支配歐美全部的歷史，近五十年來中國的革命，固以三民主義為準繩，而一切世界大事，亦莫不緣於爭取民族自由、民權平等、與民生博愛的基本的原因而發生。即就五十年間最引世人注意的兩次大戰而論，亦均以反抗暴力，爭取民族獨立為其主眼。民族自決的口號，上次大戰中即已提出，而此次大戰中民族的獨立與國際的平等，尤成為反侵略國相互號召的主要目標。再就民權而言，上次大戰的結果，即已產生若干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如蘇聯即其最顯著成功的一例，此次大戰中，一切聯合國家，尤以爭取民主為其第一目的。更就民生問題而言，上次大戰以後，價值社會主義的理論，漸大顯其影響，這新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立，而國際經濟平等互助的原則，更成為此次大戰的重要目標之一。世界

一切的大事，乃至各國奮鬥的目標、或基於三大問題之一而發生，或綜合三大問題而致力。凡順此三大潮流，則其趨向爲光明；凡違此三大潮流而倒馳，則其趨向爲黑暗。由此分合向背的異趨，遂生紛世態。我們祇要持此三大進化的主流，以爲衡量的標準，即可於此紛紜萬變的世局中，辨別其孰向善，孰就全，而知所取舍與從違。此其一。

二十世紀科學的進步，一日千里。由於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理想始獲有工具以增進其實現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人類的野心，亦每藉技術的幫助，而圖謀一逞。末流所趨，每致科學與技術不爲人生服務，而真正的人生，反爲技術所役使。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中曾說：「中國的政治哲學，在使戰爭與生產的技術，爲人生服務，而反對戰爭與技術來役使人生」，又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爲技術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結束」。真可謂精闢之論，「鮮見血」的名言。二十世紀科學的進步，誠然是一個突出的特徵，但如運用科學和支配科學的人生道德與政治哲學，沒有相同的進展，則必致失去文化的平衡，而造成時代發育的畸形。二十世紀的社會，曾因科學而增加了多少幸福，也曾因科學而不幸助長了多少罪惡。二十世紀的國家曾因科學而獲得繁榮，也曾因科學而舉行強暴，乃至招致其衰亡。我們記述五十年來的世界，不得不讚頌科學，提倡科學，但同時不得不作科學應役使於人生的呼籲。此其二。

五十年來的中國，是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的繼續。五十年來中國的歷史中，世運時興時衰，文化時隆時替。就其興盛的最高點來看，不但可與現代歐美並駕齊驅，且有一部份超而過之；就其衰替的最低點來看

，幾至瀕於滅亡而無以自拔。清二百餘年的統治，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以至前清末葉，即是衰替到最低的境界。國民革命的發動，是將與衰替的根源，起死回生的大關鍵，一方面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繼絕起廢，一方面也為中國的文化開闢新的紀元。在這新紀元中，對外固須接受歐美現代的科學文化而善為運用，對內尤須承受五千年來優秀的文化而加以發揚。前述歐美現代的科學文化，是中國之所短，我們固宜加以虛心的吸取。但現代科學文化中尙感偏枯而需要的人生道德與政治哲學，却正是中國悠久傳統文化之所長，而宜加以積極的發揚。尤其是此次大戰以來，中國與國際的關係日以促進，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以增強，瞻望前途，深望戰後真正和平的永久建立，必有賴於世界文化的協調與促進。而東西文化的溝通，尤為促進世界文化，使短長互濟以消弭其矛盾增加其協調最有效的途轍。此其三。

在這五十年來中國與世界動盪複雜的局勢之中，史料的保存與集中既甚困難，又因局面太大，問題過多，更非一二人的力量所能悉研精求，統括無遺，本書用特邀請身歷革命的先進作家與各種問題的專門學者，本實踐與研究之所得，作集體分工的纂著。從多方面觀察這大時代，庶理解不偏於一隅，從邏輯上分析這大時代，故取材有異於雜纂。公展樂觀本書之成，特述其編纂要旨及個人觀感，以就 明教。

三十四年一月於重慶

五十年來的中國 目錄

五十年來的中國 目錄

五十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代序）

上編 國家建設之部

五十年來的國民革命
五十年來的政治制度
五十年來的外交情形
五十年來的軍事概況
五十年來的經濟建設
五十年來的財政設施
五十年來的教育方針

鄒魯	（一）
曾資生	（一九）
王寵惠	（五一）
徐培根	（六三）
灝	（九三）
楊汝梅	（一一三）
陳立夫	（一二七）

五十年來的出版趨向

下編 學術思想之

五十年來的哲學

五十年來的科學

五十年來的史學

五十年來的地理學

五十年來的社會學

五十年來的政治思潮

五十年來的經濟思潮

五十年來的文藝思潮

五十年來的戲劇

王雲五（一〇七）

賀麟（一五七）

任鴻雋（一八五）

顧頡剛（二〇一）

胡適庸（二二一）

孫本文（二三一）

孟雲橋（二五七）

樓桐孫（二七七）

李辰冬（二九一）

洪深（三一五）

wt16/05

五十年的來國民革命

緒言

檀香山中華會館成立五十周年。此五十年中，黨的組織，曾幾幾度消滅，而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則向着最後的目標——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不斷發展。總其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國；第二階段，肅清帝制餘孽及軍閥官僚，完成統一；第三階段，抗毀建國，與維護世界和平。茲分述之。

一 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國

自滿清入主中原，爲鞏固其暴力的統治，專用一種殘暴與奴化的政策來統治各宗族及在政治上，則厲行君主專制。有清一代，專制政治機構組織的嚴密，爲歷史上任何時代所未有。加以自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清道光二十年，西曆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之侵略，接踵而至，不平等條約的訂立，有加無已，使中國身淪於次殖民地。國父高瞻遠矚，深知非革命無以救亡圖存，故於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西曆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

之年，遂決定傾覆滿清，創立民國之志；紀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即在澳門創設興中會（註），同時一面在省、港，舉行醫，一面秘密從事革命運動。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起，國父爲察探清廷虛實，乃與同志陸皓東北遊京、津，深入武、漢。時清師失敗的跡象已顯，益激發了國父的革命救國的決心。遂於是冬出國赴檀香山，糾合當地華僑，成立興中會。旋以國內形勢緊急，即起程歸國，至香港，復擴大興中會組織，并積極籌備第一次革命起義。故檀香山興中會之成立，實爲本黨革命行動之始基。

第一次起義定於紀元前十七年九月初九日舉行。節在廣州發動，事前除由黨員楊衢雲等留在香港主持後方事務外，國父則親率同志陳少白、鄧士長、陸皓東等至廣州佈置。各事已妥，不意屆期而香港方面人械未能依期運到，以致好人告罄，遂致失敗。陸皓東等壯烈殉難，是爲「乙未廣州之役」。

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曆一九〇〇年），清廷利用義和拳盲目排外，引起八國聯軍攻華，北京淪陷。清帝出奔西安，全國陷於無政府狀態。國父認爲機不可失，先派同志運動清兩廣總督李鴻章獨立，李年鑑於大志，且義和拳不敵，國父乃命鄧士長入惠州，組織隊伍，準備起義。國父自己則東渡日本，與該國政府交換條件。聞八月十三日晚，鄧士長在惠州的三洲田舉義旗，惠州清吏聞訊，急調重兵前來包圍，爲革命軍所敗，革命軍乘勝追擊，所向披靡。卒因日本政府失約，中途接濟，革命軍孤立無援，被追解散。雖經人史堅如爲惠州之師。隻身入廣州佈置暗殺清署兩廣總

無德壽，目的未達，竟以身殉。

以上兩役，都是與中會時代國父親自發動的革命起義。國父曾經說過：「自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與中會時代革命事業經過之艱難，由此可見。因爲數百年來，全國人民深中滿清政府君主專制之毒，已達全民族大義，故當時一般社會對於國父的革命運動，「不以爲太絕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而以士大夫階級爲尤甚。據國父自述，當第一次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當時環境之惡劣如此，國父要想在國內士大夫中尋求同志，幾爲不可能之事，所以不能不求之於海外少數華僑，要革命隊伍，則完全惟民間會黨是賴。會黨爲明末清初流傳下來的民族革命組織，素以「反清」爲宗旨，年代雖遠，宗旨尚未完全泯滅，動以大義，即能踴躍從軍，故以上兩次起義，都以會黨武力爲中堅。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清廷之腐敗無能更加暴露，不滿現狀的情緒蔓延全國，加以國父革命運動之影響，革命風潮逐漸普被海內外，在紀元前八、九年頃，上海有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和萬福華槍擊清總撫王之春之事，在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的活動；在湖南有黃興等的華興會之組織；日本東京爲留學生大本營，革命風潮尤爲澎湃。故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由歐抵日，即匯集十七省革命青年而成立中國同盟會，實有水到渠成之勢。同盟會之成立，在國民革命史

事實爲一重伏開變，故國父云：「自革命團體發展之後，予之希望即爲之開一新紀元。蓋此雖身當有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詆罵，一鼓再鼓，而猶奮發猛進者，仍未收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然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起者成之耳。及己之秋，革命之國之變而革命團體會於東京之日，吾然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由興中會過渡到同盟會，其間有三條明顯的界線，就是興中會時代革命基本幹部是華僑，同盟會時代則爲知識青年，興中會時代革命基本武力是會黨，同盟會時代則爲滿清政府所訓練的新軍。

同盟會成立之次年（紀元前六年），遂有「萍（鄉）瀏（陽）醴（陵）之役」。這一役爲同盟黨所自導，並非東京同盟會本部預定計劃，而革命消息傳到東京後，以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敵搏命，雖目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涕，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因率之，東京黨人都紛紛回國，潛入各省籌備響應，故結果犧牲非常重大。

「萍瀏醴之役」雖失敗，但清廷已爲之大起恐慌。於是乃向日本政府交涉，願國父驅逐出境。國父乃於紀元前五年正月，率幹部同志數員共等離日赴安南，設機關於河內，積極經營西南革命運動，於是革命的義旗不斷地在滇、粵、桂三省揭舉起來了。統計紀元前四、五兩年之間，革命軍在滇、粵、桂三省起義，先後共有六次，即「丁未潮州黃崗之役」、「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丁未防城之役」、「丁未

鎮南關之役」、「戊申欽廉上思之役」及「戊申雲南河口之役」。

黃岡之役爲黨人許雪秋所主持，紀元前五年四月十一日舉義於潮州饒平縣之黃岡，以彈盡糧絕而敗。惠州七女湖之役主持者爲黨人鄧子瑜，以同年四月二十二日發難，被清軍以絕對優勢之兵力所擊敗。防城之役，事前黃興約欽廉清新軍趙聲、鄧人漳兩部反正響應，丁未七月二十四日，革命軍舉義於欽州之王光山，二十七日陷防城，勢如破竹，卒因軍械不濟與粵軍不應而敗。鎮南關之役，黃明堂奉命先於丁未十月二十六日夜襲關上三砲台，既得手，國父乃親率黃興、胡漢民等前往指揮，卒因接濟困難，敵軍雲集，被迫退出。紀元前四年三月，黃興復與同志二百餘人，由安南出發，進攻欽廉，在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是爲欽廉上思之役。是時，黃明堂、關仁甫等已在雲南河口起義，佔領河口，并分兵進攻雲南省城，國父由星加坡急電黃興由欽廉兼程返安南，轉上雲南前線指揮。與到安南，被法警誤爲日本人，遽加扣留，軍中無主，遂致失敗，是爲河口之役。

在以上數役中，雖然也曾運動滿清新軍，但並沒有把新軍做爲基本武力，真正完全以新軍爲基本武力，則爲「庚戌新軍之役」。這一役總劃者爲香港南方支部，而直接主持者則爲倪映典。映典曾任廣州護法新軍排長，與塘新軍均已聯絡成熟，願爲前鋒。原定紀元前二年正月元宵起義，以爲可一舉而中。不料及日新軍因細故與警察衝突，提呈發難，映典不及布置，遂爲所敗。

革命軍屢起屢敗，黨人頗有灰心者，國父乃至星加坡，召集幹部會議，勉以一敗何足餒，祇須繼續

營門，最後亦可成功。於是衆氣復振，遂決定軍事。黃興奉命返香港組織統籌部，準備一切。廣州新軍、防營、警備、海軍和民軍，均已聯絡就緒，特由黨中選出同志五百人爲先鋒，負責領導發難。原定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西曆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分爲十隊襲取廣州，佔領廣州後，即由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與長江各省黨軍會師北伐。後因故一再改期，隊伍召集了又遣散，遣散了又召集，結果，黃興卒於三月二十九日以少數隊伍進攻廣州督署，清兵當者披靡，卒因人馬不齊，以及與未援的巡防營發生誤會，互相衝突，竟致失敗。同志壯烈犧牲而葬於黃花岡者得七十二人，最爲「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是役物質、人才損失之重，爲以前諸役所未有，但其成功之大，亦爲國民革命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國父曾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人之精英，與彼腐作最後之搏鬥，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精神，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造成之矣。」果然，未到半年，革命軍遂繼起於武漢。

辛亥八月十九日（新曆十月十日），武昌新軍同志發難，清督瑞澂以下文武官僚，倉皇逃竄，革命軍就迅速佔領武漢三鎮，各省黨人紛起響應，宣布獨立。十一月六日，各省代表齊集南京，議決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一致推舉 國父爲臨時大總統。清廷見大勢已去，不得不與臨時政府議和，宣布退位，於是二百餘年的滿清統治從此推翻，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從此消滅，在中國歷史上創開了光明燦爛的新頁。